责任编辑： 史志成

红 颈 美 禽

*

新蕾出版社 编辑、出版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75,000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,000
ISBN 7-5307-0003-0/I·4（儿）
统一书号： R10213·470 定价：0.90元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了八篇动物故事（都是翻译作品），分别以马、沙鸡、蛇、白鼬、狼、麻雀、章鱼和獴八种动物作为主人公展开故事情节，写了它们的生态习性，写了它们“家庭”的“悲欢离合”，写了它们和天敌搏斗的勇敢，写了它们遭到人类捕猎所处的悲惨境遇……淋漓尽致，绘声绘色，既有情趣，又有知识。

目　　录

野马穆斯登……〔加拿大〕埃·顿普逊著

王吉有　　译（1）

红颈美禽……〔加拿大〕埃·顿普逊著

王吉有　　译（34）

斑蝰蛇……〔苏〕弗·别斯捷列夫著

王吉有　　译（70）

白鼬……〔苏〕古卡尔采夫著

王吉有　　译（87）

狼王洛博……〔加拿大〕埃·顿普逊著

冯金龙　　译（94）

街头歌手……〔加拿大〕埃·顿普逊著

冯金龙　　译（116）

初猎章鱼……〔苏〕斯·萨哈尔诺夫著

冯金龙　　译（133）

獴的故事……〔英〕拉迪亚德·吉卜林著

梁雪军　陈　菊　　译（138）

野马穆斯登

〔加拿大〕埃·顿普逊　著

王吉有　译

一

德若·卡龙把马鞍子扔在尘土上，放开马，马刺碰得丁当响。他迈步进了屋。

“午饭怎么样了？”他问。

“再过十七分钟。”伙夫看了看表，故作庄重地答道，那表情俨如这个放牧站的首脑。伙夫的话总是说得十分精确，可是办起事来却一点信用都没有。

“喂，佩里科的情况怎么样？”他的同事斯克拉特问德若。

“好极了，”德若答道，“看样子那里的牲畜很旺，牛犊子可不少。我还遇到了一群穆斯登马，它们是去安基洛贝泉喝水的。马群里有一对小马驹，其中一只颜色油黑，真漂亮，是匹天生的小走马。我追了

它们有两英里，它一直跑在我前面，始终没跑乱它的小速步。我拿它寻开心，使劲追赶它，可是这也没有改变它的步法！”

“你一路上没喝多吗？”斯克拉特以一种怀疑的口气探问。

“你还是闭上嘴巴，斯克拉特！上一次在马车上爬的是谁？难道不是你吗？”

“开饭啦！”随着伙夫的喊声，这次交谈就此止住了。

第二天，牧人们迁往另一个牧场，穆斯登马就被搁置在脑后了。

一年过后，人们又把牲畜赶回新墨西哥州这个小小的角落，牧人们又看到了那群穆斯登马。

那只小黑马驹已经长成了乌黑色的大马，四条腿细长而秀美，两肋熠熠放光。很多牧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匹穆斯登马的惊人特征：它不愧是一匹天生的溜蹄走马。

德若也在场，他马上产生了一个念头：要是把这匹马抓住倒是不坏。住在东部诸州的人们对这种念头可能并不感到奇怪，然而在马很便宜的西部，却没有人想捕猎这穆斯登野马。抓住它们本来就很不容易，再说即使抓住了，也是野马，根本无法降服，要它没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点好处。

很多牧场主甚至想枪杀穆斯登马，因为它们不仅糟踏草场，而且有时还把家马裹走。这些家马很快就会习惯野生生活，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

德若·卡龙对马的脾气和特点了如指掌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见过一匹不驯服的白马，也没见过没有怪脾气的枣红马，栗色的马要是驯出来，一定给主人带来好处，而黑马肯定是固执得象驴，凶狠得象狗，你要是扔给它一块骨头，它甚至能抢得过狮子！”

如此说来，既然穆斯登马是无益的动物，那么，乌黑色的穆斯登马就更没有什么好处。斯克拉特觉得德若要“驯服这匹一岁的小动物”的愿望毫无意义。

如是在这一年，德若也没机会对它采取任何行动。

德若是个普通牧人，每个月只有二十五美元的工资，闲暇时间很少。

他也和自己的大多数牧友一样，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买上个牧场，赶上自己的牲畜群。他有自己的烙印标记，这个烙印是在圣菲按照规定的手续登记注册过的。顺便说一下，时至今日，他的烙印（不吉利的方格子图案）还只在一头老母牛肋上烙过一次，他的整个牲畜群目前就是这一头牛。不过，德若毕竟有了

合法的权利，可以把自己的烙印烙在所有从未打过烙印的牲畜身上。秋天，德若怎么也克制不住“到城里散散心”的欲望。他所有的财产与从前一样，还是一副马鞍、一套行李和那头老牛。但是他的希望犹存，他相信自己一定会“搞出个名堂”，陡然富裕起来。他脑海里油然浮现一个念头：穆斯登大黑马有可能带给他幸福。他开始伺机来占有它。

牧人们继续顺着加拿大河辗转迁徙，临近秋天的时候，回到了顿卡尔拉斯丘陵，所以德若没能很快和溜蹄小走马重逢，虽然他常常听到有关它的传闻。两岁的黑色美骥已经在这一带远近闻名了。

安基洛贝泉就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，每当泉水泛滥时形成一个小湖，周围长满沼薹。水落下去以后，留下很大一片黑乎乎的淤泥，上面泛着一片片白色的盐碱。淤泥潭中央是一洼清水，虽然是不流动的死水，却也很适于饮用。这个地方方圆多少英里再也没有饮水处。这片平原，或按北部人的习惯叫它高草原，成了大黑马最喜欢的牧场，虽然这个高草原是用来放牧牛和家马的。这里基本上放牧的是打着烙印的牲畜，烙印上常常是字母“L”或者“F”。

牧场的场主兼管理人弗斯杰尔是个进取心很强的人。他认为，如果这里繁殖起经过改良的家畜，收入

就会提高。他现在已经有了十匹杂交母马，它们个子高大，膘肥体壮，长着扁角鹿式的眼睛。那些毛蓬蓬的一般的马和它们在一起显得可怜巴巴，瘦小枯干。

其中一匹母马总是留在马厩里干活，其余九匹喂完小马驹，常常是信步溜达。

马总会寻到好牧场，这九匹母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通往安基洛贝泉的路，这个泉座落在牧场南面，相距有二十英里。夏天，有一次，弗斯杰尔和一个伙伴前来找它们。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群母马，但是和它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匹乌黑如炭的大马。这匹马俨如主人一般保护着它们。它转圈跑着，不让它们走散，它那乌黑的毛色和金黄色的母马迥然不同。

这些母马性情温顺，要不是黑马突然发脾气，它们无疑会乖乖地回家的。大黑马似乎是把它那股蛮劲传染给了这群母马，它们也尾随着它狂奔疾驰，把那些从牧场来的笨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。

这件事可激怒了两个骑手，他们抓起枪想干掉这匹“可恶的野马”。可是怎么打呢？九匹家马和一匹野马，要是子弹落在那些母马身上呢？

整整一天就这样在毫无结果的追踪中过去了。这匹溜蹄穆斯登马不放走一匹家马，让它们离去，而是带着它们一同隐没在南面的沙丘之中。

气急败坏的牧场主骑着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的马回到了家，他们发誓，一定要报复这个使他们遭受损失的罪魁。

他们深知：这些母马毫无疑问将会很快变得象那匹野马一样野。

这匹身躯可观、颈披黑鬃、双眼闪着绿光的黑马竟在附近这一带专横地当了家，它不断增加着自己的随从，从各处带来母马，现在，它的马群里至少有了二十个成员。

跟随着它的这些马大都俯首贴耳、无精打采，大黑马首次带来的那九匹良种母马比它们的身躯都大。

这个马群是那样坚毅而热诚，以至不管是什么样的母马，只要入了它们的伙，就不会再回来。牧场主们很快就意识到，出没在这一带的这匹穆斯登马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将是很大的。

二

1893年十二月，我要搭顺路的马车从牧场到平亚维基托斯去，然后再从那里去加拿大河。

弗斯杰尔和我告别时对我说：“您注意一点，要是碰到机会，可不要放过，要开枪打死这个可恶的穆斯登马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匹黑走马。旅途中我从我的向导别尔恩斯那里打听到了这匹马的故事。我迫切想看到这匹远近闻名的穆斯登马。当第二天我们来到安基洛贝泉时，既没有发现穆斯登马，也没有见到它统领的马群，我不免有些失望。

第三天，我们越过阿拉莫左河，又登上岗峦起伏的高草原。走在我前面的别尔恩斯猛地趴在自己的马脖子上，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 把枪准备好！那不是黑野马吗！ ”

我摘下枪，催马向前。我看到下面的深沟里，有一群马正在吃草，那匹炭黑色的大穆斯登马在一旁傲立着。

它显然是听到了我们走近的声音，立刻警觉起来。它站着，昂起头，翘起尾巴，搧动着鼻翼。

在我看来，这匹穆斯登马简直就是最漂亮的马的模型，是驰骋在草原上的马中之王。一想到这匹美骥可能会成为我枪下的一具死尸，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厌恶感。

别尔恩斯催我快点开枪，但我却迟疑不决。

这个火气十足的向导为我贻误良机痛骂了我一顿，忿忿地嘟哝着：“ 把枪给我！ ”他要把枪抓过去，我扬起枪口，枪一下子走了火。

马受惊了。黑穆斯登马嘶鸣着，打起响鼻，围着马群奔跑。母马聚在一起，风驰电掣般跑走了，身下蹚起了滚滚烟尘。

大黑马一会儿在马群左边，一会儿又在马群右边奔跑着，精心监视着，不让一匹母马掉队。

我目不转睛地看着，一直目送它消失在远方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它一直也没有跑乱自己的步法。

别尔恩斯当然对我、对我的枪和穆斯登马都显露出很不客气的表情，而我却很钦佩他的斗志。我仍旧欣喜地回想着这匹黑走马的英俊秀美和巨大的力量。不，我决不能因为它带走了几匹马，就打穿它那张象缎子面一样美的兽皮！

三

猎捕野马有几种方法，其中一种是这样的：用枪弹轻轻地打中马的后脑勺，使它一时昏倒，再用套索把它套住。这种方法叫“揉马”。

“唉！人们用这种方法打断马的脊梁骨的事，我见过几百次了，可从来没见过一匹穆斯登马被‘揉’倒。”德若表示反对说。

如果这里的地形条件允许的话，有时倒能把马群赶垮。能追上马群的马匹不难找到，但是，用这种最

简单的方法想把穆斯登马赶得走不动路，未免有些荒唐。

这匹驰名草原，从来没有大步奔驰过的公马的名声与日俱增。有关它，它的速度，它的步法，它的耐力的各种难以置信的神奇传说不绝于耳。一次，三角牧场的蒙特科麦利老头在乌爱尔萨小饭店当众宣布：谁要是能把这匹马牢牢地拴在马车上，他就赏谁一千美元。当时就有十来个年轻的骑马牧人，在心中燃起了碰碰运气的热望。一旦成功了，只要他们和主人订的契约一到期，他们就能领到赏钱，成为自由自在的人了。

德若决心要赶在别人前面，他再也不能耽误时间了。虽然他受雇的期限还没结束，可是他却为准备出征忙碌了一个通宵。

他向朋友们借来足够装备这支远征队的资金。远征队由二十匹上好的坐骟和一辆厨车组成。他们带上足够三个人吃两个星期的食品，这三个人包括德若自己、他的朋友恰尔里和伙夫。

他们从克列伊托那出发，下定决心要赶垮这匹奇迹般的快腿黑走马。第三天，他们来到了安基洛贝泉。这时将近中午，他们看到黑走马带着自己的马群来饮水，并没感到奇怪。

德若一直隐蔽着没露面，直等到每一匹马都喝足了水。因为他知道喝足了水、身子发沉的马总不如那些口渴的马跑得快。

德若走出掩体，悄悄地骑马向马群靠近。当他离泉边只有半英里时，穆斯登马警觉了，它赶上自己的马群向东南方向那片灌木丛生的高草原跑去。德若也快马加鞭，朝着那个方向追去，一直追到再次看见了马群。然后他掉转马头跑回来，向兼任车夫的伙夫发出了向南，向阿拉莫左河进发的命令。下达完命令，他再次催马，循着穆斯登马的踪迹向东南方向奔去。

跑了有两英里的路程，马群又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。他让自己乘坐的马放慢脚步，渐渐靠近马群。马群猝然受惊，飞也似地向南奔驰。德若迂回着插了上去，一个小时过后，他又和马群相遇了。他潜行蹑踪向马群挨近，结果与刚才一样：马群再次惊慌地逃跑了。德若就这样整整追了一天。

穆斯登马跑了一个大圆圈，渐渐向南移动，当太阳沉到地平线上的时候，它们正好被赶到德若所预料的地方——靠近阿拉莫左河。德若又赶了它们一程，然后圈马回到了炊车前。他那位一直在养精蓄锐的伙伴恰尔里另骑上一匹马，继续追赶。

吃过晚饭，炊车来到事先商定的阿拉莫左河上游

的浅滩，德若就要在这里安排过夜了。

与此同时，恰尔里一直追踪着马群。这些马不再象起初那样跑得那么远，因为它们觉得追踪者并不打算进攻它们。它们对他的追赶渐渐习惯了。随着暮色渐浓，这群马也越加容易发现，因为马群中有一匹白马，在黑暗中很显眼，况且此时已月光如银。恰尔里凭着自己那匹马的辨别能力，任它自己择路而行，不慌不忙地跟着马群。那匹泛着月光的白马就象个幽灵，时隐时现。最后，所有的一切终于被漆黑的夜吞没了。于是他跳下马，卸下马鞍，把马放青，他自己则蒙上被子，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东方刚露鱼肚白，恰尔里就登程了。走了不到半英里，他在朦胧的晨曦中依稀辨出了那匹大白马，紧接着整个马群都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。黑走马一见到他，发出一声嘶鸣，马群又跑了起来。

它们在一座小山坡前站住，要看一看是谁这么没完没了地穷追不舍。片刻间，穆斯登马仿佛是领悟了自己所要知道的一切，它迈开自己永不疲倦的均匀的小碎步，象一颗黑色的流星，带着它的随从向前疾跑而去。

马群掉头向西。它们一程又一程地跑，恰尔里一程又一程地追，就这样，太阳当空的时候，他跑上了

一个陡峭的小山岗。这里曾是印第安人的守望台，德若正在这里迎候着它们。

一缕长长的袅袅青烟告诉恰尔里，他可以休息一下了。恰尔里马上借助自己衣袋里装着的小镜子，发出了回应的信号。德若换了一匹马，催马扬鞭追了上去，恰尔里坐下来吃了饭，稍稍休息一下，便又顺着阿拉莫左河向上游进发。

德若又追了穆斯登马一整天，急于要把它套在马车上。夕阳西下，他赶到了渡口。恰尔里已经重新备上一匹马和干粮在这里接应他。德若又不慌不忙地追了它们大半夜。看来，马群已经渐渐习惯了这些，并不伤害它们的陌生人，开始对他们不以为然了。另外，它们也确实显出了疲惫。长满嫩草的牧场已经离得很远，而穆斯登野马自然又不会象追踪者的马那样能吃到燕麦。由于长时间精神紧张，马群已经失去了那种野马的胃口，口渴也加重了。追踪者尽量让它们有机会多喝、勤喝、喝足了水的马跑动很困难：腿渐渐变得犹如木棍，呼吸也更加短促。为此，德若几乎没饮自己的马。当他终于在离筋疲力尽的马群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准备过夜的时候，无论是他的坐骥还是他本人都还精力充沛。

黎明时分，德若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穆斯登马

群。它们撒开腿跑了一阵，很快就变成了大步走。看来德若是初战告捷了。因为追捕的最关键问题是在最初的两三天，当马群还没有疲惫不堪的时候，不要让它们失踪。德若做到了这一点。

整整一个早晨，德若都没让马群偏离他的视野，他几乎就在它们身边。大约上午十点钟的时刻，恰尔里在哈泽山把他替换了下来。这一天，穆斯登马一直在离他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的前面走着，移动的步伐远不象当初那样轻快。

暮色降临，恰尔里又换上一匹马，兼程追赶。

转天，马群开始俯颈垂首，无精打采地赶路，任凭黑色的溜蹄马怎样催促，它们和追踪者之间的距离还是渐渐缩短，直到只相隔一百步远。

第四天和第五天也是这样过去的。马群重新靠近了安基洛贝泉。至此，事情完全是按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的：追了一个大圈，炊车就在这个大圈里面走着小圈。野马群回到泉边，它们已经彻底被追垮了，然而追踪者们却依然精神百倍地骑在锐气不减的马上。

这一天直到傍晚他们也没让穆斯登马群靠近水边，现在把它们赶到安基洛贝泉，任凭它们狂饮。到这时，有经验的牧人骑在饱餐以后，跃跃欲试的马身上可以抛出套马索了，因为贪饮过量的马往往很容易

抓住或被绊倒。一切本来可以进行得十分顺利，谁料想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：这匹引起这场追捕的黑马竟象是钢铁铸成的一般，它的步法一直没变，而且还象第一天那样精神。它同往常一样，不知疲倦地带着马群，用自己的嘶鸣和自身的榜样激励着它们向前跑。但是那些马的力量已经快用尽了，那匹在黑暗中帮助追踪者寻找目标的老白马，早在几个小时以前就开始掉队，它已经累得半死。另外几匹看来对追赶它们的骑马牧人已经毫不戒备，显然，它们很快就要成为德若的猎获物。

然而这场奔波的祸源——那匹穆斯登大黑马却仍象原来一样，可望而不可及。

假如德若一时火起，开枪射击这匹不可战胜的黑马，深知他的火暴脾气的同事们一定不会感到奇怪。然而此时的德若还远没有产生这种念头。

他追这匹马已经整整一个星期，在这期间，他一次也没看到过这匹黑马放开大步奔跑。这使德若不禁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，这是所有出色的骑手面对如此神奇的马的一种本能的反映。这一钦佩之情与日俱增，他宁肯把自己最出色的马用枪打死，也不忍伤害这匹超群绝伦的溜蹄大黑马。

为了领赏而去抓这匹马，值得这样干吗？德若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